

作者中文版序

很高興能為 *Our Father Abraham* 中譯本《基督徒之父是亞伯拉罕》寫序言。華人信徒致力出版中文版本，這清晰地表明了，關於基督信仰猶太根源的教導並不是西方基督徒用創意「發明」出來的時尚神學玩意。完全不是！相反，本書的信息是基礎的，長期都是重要的，跟現代全球的基督徒群體息息相關，不論他們在甚麼地方、用甚麼語言、有甚麼文化背景。有這個中譯本出版，我們感謝上帝，因為華人信徒也已經看見必須按照聖經寫成的方式來讀經和研經，就是通過猶太眼睛來研讀。

這個中譯本之所以重要，有幾個原因。第一，聖經是東方的書，作者都是亞洲人。因此，不理解東方的閃族文化就沒法讀聖經，沒法確切地掌握聖經的意義。聖經裏的以色列人是閃族人。我們西方人如果要明白他們的語言（希伯來語）和他們在聖經時代發展起來的信仰（猶太信仰），就必須望向東方。

祖宗亞伯拉罕是第一位猶太人，來自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區，那是在中東。亞伯拉罕肉身的後代以色列人在地中海東岸定居，聖經裏很多事情都在那個地方發生。華人信徒如果要準確地談論自己信仰的起源，就必須跟其他所有基督徒一樣望向東方，望向古代近東，學習猶太人的語言傳統和豐厚歷史文化。祖宗亞伯拉罕和他的猶太後裔的確是第一個「讀聖經的民族」。

再者，全世界越來越多跡象顯示，一次新的復興似乎正在全球基督徒群體中間漸露曙光。越來越多人有興趣、有渴求要明白耶穌的猶太特質，要明白新約時代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信仰文化。教會的猶太根部原本枯萎了，如今正在恢復生氣。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信徒醒覺到，教會如果不重新接上猶太源頭，不接上聖經的猶太文化背景，就不能明白聖經，正確解經。很可悲，年深月久以來，教會裏面或周圍的人做去除猶太元素的事，做反猶太人的事，有這樣的思想，多次切斷基督徒和這極重要維生養分的聯繫。我們所指那維繫生命的養分就是「橄欖根的肥汁」，就是以色列的那些祖先，以及以色列信仰群體裏早期的其他敬虔的英雄（羅 11:17）。

©2017 by 夏達華研道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中文版序

此外，教會和猶太會堂之間有近兩千年「慘痛的歷史」，而現在世界各地基督徒群體裏有許多人都致力使這歷史的傷痛得醫治。他們尋求主動用理解、同情和愛建造橋樑，接觸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這當然意味著，基督徒在追求鑽研早期猶太人關於聖經的教導和風俗時，也跟現代的以色列面對面接觸。

縱使基督現今的身體是一個普世的身體，但是這個身體在歷史裏開始出現時卻繫於猶太土地、猶太民族、猶太文化和猶太語言。因此，中國和許多國家的基督徒現在都到訪那片聖經之地，並且明白到，必須支持以色列人尋求跟中東鄰舍一同活在和平公義裏，承認這樣的支持很重要。的確，基督徒一旦明白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屬靈後人，就醒覺到不能再對亞伯拉罕的土地漠不關心（參創12:2、3，17:8；加3:29）。上帝跟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立約，那片土地就是實行這個約的場所。因此，「應許地」跟所有基督徒都有切身關係。

《基督徒之父是亞伯拉罕》有幾百處引用聖經。筆者鼓勵所有讀者翻閱那些經文，以致能夠把本書提出的意念打穩在聖經的基礎上，用經文來證實。說到底，最重要的是正確地掌握和解釋上帝的話語。祂的道是永恆的。求主使 *Our Father Abraham* 的這個中譯本成為有用的工具，幫助許許多多華人信徒每天努力忠心研讀和理解上帝話語的教導，更加忠心實踐。

馬文·韋爾森博士  
戈登大學  
美國麻省溫翰市  
Marvin R. Wilson, Ph.D.  
Gordon College  
Wenham, Massachusetts, U.S.A.

©2017 by 夏達華研道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 推薦序 .....

很榮幸有機會推介 *Our Father Abraham* 的這個中譯本。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讀這本佳作，而我不得不說，這改變了我的一生！這本書就是主使用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推動我的人生從媒體工作轉往全新的方向，使我也成了研究猶太根源的學者。因為踏上了這趟旅程，我和內子嘉露蓮終於離開了澳洲墨爾本的家，前赴以色列，回應新的呼召。的確，很少書籍對我的生命有這麼深刻的影響。自從我讀了這本著作，馬文·韋爾森就成了我敬佩的朋友，不只因為他學術造詣卓越精妙，還因為他也跟我一樣是彌賽亞耶穌的門徒。他的生命顯示出他的教導真誠可靠，也激勵我們所有人去效法。我們去理解自己信仰的猶太根源，就意味著我們全都蒙召去為主常常做「好行為」，實際地活出這樣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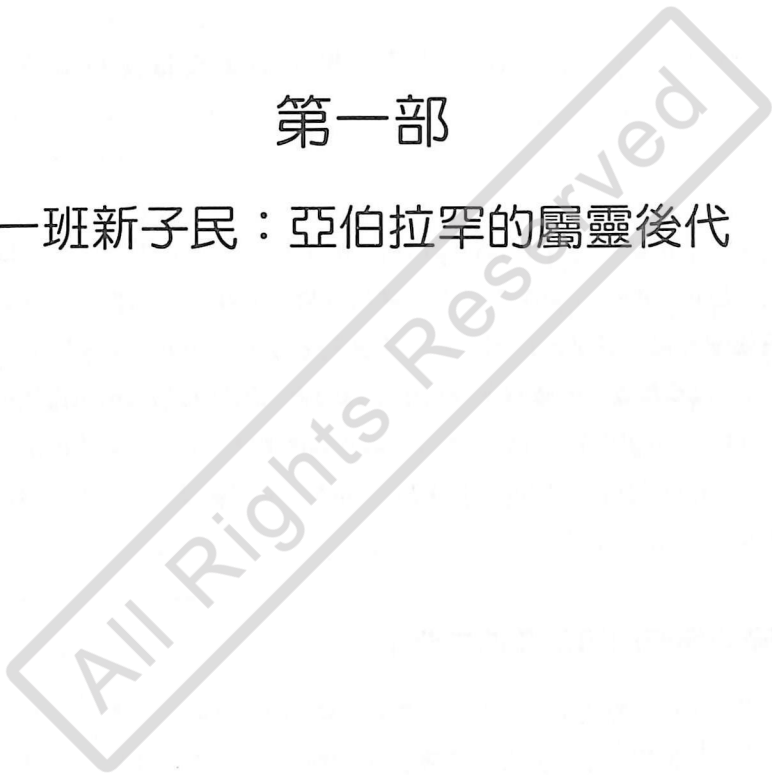
馬文·韋爾森博士在《基督徒之父是亞伯拉罕》的教導非常出色，但願當你探索的時候，你的生命也得到轉化。時間證明了本書是屹立不倒的經典，現在依然極為暢銷。個人和群體如果想要豐富自己作耶穌門徒的生命，這本書是非讀不可的。

斯丹禮博士  
CMJ (The Church's Ministry Among the Jewish People) 以色列區總監  
耶路撒冷  
Dr Don Stanley  
Israel Director, CMJ  
Jerusalem  
[www.cmj-israel.org](http://www.cmj-israel.org)

©2017 by 夏達華研道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 第一部

一班新子民：亞伯拉罕的屬靈後代





# 1 樹根與樹枝

應當想想：不是你支持著樹根，而是樹根支持著你。

羅 11:18下<sup>1</sup>

上帝的子民從起初就強調要明白自己的獨特性，牢記祖宗是誰。根源向來重要，因為以色列的信仰深深跟歷史交織在一起。故此聖經思想十分重視要認識起源。舊約聖經第一卷是創世記，希伯來文卷名是 *bereshit*，意思是「在起初」或「起初」。這卷基礎文獻載有多個家譜，指明猶太民族的源起是在古代近東的特定場景。同樣，新約聖經一開始就是馬太福音追述耶穌的血統。馬太的記敘冠以這個引言：「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基督的家譜。」(1:1)<sup>2</sup> 認知自己的過去，才能建立對未來的信心。

## 「要瞻仰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上帝以主權在歷史裏定下計劃，要藉一個名叫亞伯拉罕（原名亞伯蘭）的人奠立祂的約。亞伯拉罕是閃族人，是挪亞兒子閃的後代（創11:10-32）。祖宗亞伯拉罕是聖經裏第一個叫作「希伯來人」的人（創14:13）。所有猶太人的祖先都是亞伯拉罕，他是希伯來<sup>3</sup>民族的祖宗。因此上主藉祂的先知宣告：「你們要瞻仰那磐石，你

---

1 《新》。

2 《新》。

3 本書有時用「猶太」而不用「希伯來」。通常「希伯來」強調以色列人的語言文化，「猶太」

們就是從其上鑿出來的；……你們要瞻仰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賽51:1-2)<sup>4</sup>

創世記十二章敘述亞伯拉罕蒙召。上帝告訴他，他的子孫將會承受迦南地為業(12:7；參13:15，17:8)，他的後裔將會極其繁多(12:2；參13:16，15:5)。上帝也應許亞伯拉罕：「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12:3；參18:18，22:18)新約聖經記載，有一次猶太人在聖殿附近聚集，彼得向同胞說話，指出他們既然是亞伯拉罕肉身的後代，就承受上帝應許的這福氣(徒3:25；參3:12)。不過新約聖經也明言，外邦信徒雖然是亞伯拉罕屬靈上而非血統上的子孫，卻同樣是亞伯拉罕的後人(參加3:7-9)。的確，所有基督徒的根源都在希伯來人亞伯拉罕裏，因為正如保羅說：「既然你們屬於基督，你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加3:29)

因此，聖經裏「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約8:53；徒7:2)這句話點明了每個有信心的人都跟這個「有信心的人」(加3:9)同屬一家。新約眾作者說，人如果顯出亞伯拉罕的信心和行為，就是亞伯拉罕的真子孫(約8:31-41)。雅各提醒讀者，信徒的祖先亞伯拉罕被稱為「上帝的朋友」(雅2:23；參代下20:7)。此外雅各說他是「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2:21)，把所有基督徒跟這位祖宗、這個典範聯繫起來；他的「信心是藉著行為而達到完全的。」(2:22)<sup>5</sup>新約甚至強調，亞伯拉罕行割禮之前已經相信上帝，根據這信心來行動(羅4:9-12)。總括來說，根據希伯來書講的，亞伯拉罕從上帝呼召的一刻就以信心服從(來11:8及其後)，這信心的服從成了給教會的見證，激勵人心(12:1)。教會就是上帝的新子民，扎根於亞伯拉罕，算作他的後人。

起源的問題就是根的問題。幾年前，美國人熱衷於一部感人的電視紀錄片，名叫《尋根》，自此很多人更加意識到自己的根源了。許多人想要找出自己跟甚麼家族、種族和國家有聯繫，相關出版物近來多如雨後春筍。

但是同時，眾多基督徒似乎對自己在聖經裏的根所知甚微。他們從來沒有真正

---

則含意更廣，更多傾向指現代猶太人。

4 《新》。

5 《現修》。

透視聖經思想的內在世界。基督徒說起最新的汽車、時裝、音樂、體育，可以談得頭頭是道；能顯出已經深入理解自己屬靈傳統的，卻少之又少。他們在聖經土壤裏的扎根多數很淺，毫不牢固。所以他們通常不加批判地效法今日世界流行的精神。其實，基督徒身為亞伯拉罕的子孫，就應該問：「說我們跟亞伯拉罕和猶太民族有屬靈的親屬關係，是甚麼意思？」

上帝呼召祂的子民要跟世界有分別，方法是「更新心思意念」（羅 12:2）<sup>6</sup>。每個基督徒都必須認真聽取保羅這個警告：「別讓你身處的世界把你擠進它的模子裏！」（羅 12:2）<sup>7</sup> 因此，基督徒的心思意念要持續接受更新，按照上帝啟示的思想模式和價值來更新。

基督徒建構自己的做人準則，必須用出自聖經的正確組件。然而，上帝的子民如果對聖經準則的構造茫然無知，就難以聽從保羅的告誡，以聖經的準則去「完成」自己得救的事（腓 2:12）。今天的基督徒怎樣學會像亞伯拉罕、摩西、大衛和眾先知那樣思考和生活，又怎樣像耶穌、保羅和眾使徒那樣思考和生活？要得到這知識，就必須揭示眾聖經作者的那個思維模式主體。我們得進入他們的世界，熟習他們的文化。我們也一樣「要瞻仰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 是雅典還是耶路撒冷？

聖經思想的內裏世界是怎樣的呢？眾聖經作者的文化思維模式是哪一個？我們理解聖經時，應該主要用希臘思想文化的眼睛，還是用猶太或希伯來思想文化的眼睛？這個問題顯然跟新約聖經有關。大部分學者都肯定，福音書以及耶穌的生平和教導，本質上就出於濃厚的猶太背景<sup>8</sup>。至於保羅這位「外邦人的使徒」（羅

---

6 《現修》。

7 譯註：作者用 *Phillips* 譯本，按之翻譯。

8 參以下著作所討論的證據：David Bivin and Roy B. Blizzard, *Understanding the Difficult Words of Jesus* (Austin, TX: Center for Judaic-Christian Studies, 1984)；Pinchas E. Lapide, *Hebrew in the Church*, trans. Erroll F. Rhode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4)；Harvey Falk, *Jesus the Pharisee: A New Look at the Jewishness of Jesus* (New York: Paulist



11:13)，他的著作有怎樣的背景，則眾說紛紜。

有些學者，例如已故猶太學者森德邁，強調必須用希臘文化來看，才能掌握保羅思想的關鍵<sup>9</sup>。而戴維斯雖然承認保羅的一些希臘文化元素，卻對這位使徒另有看法。戴維斯在傑作《保羅與拉比猶太信仰》裏論證，我們必須把保羅理解為隸屬第一世紀拉比猶太信仰<sup>10</sup>主流的人物，而且他「生活和思想的主要準則就是法利賽派的觀念」<sup>11</sup>。桑德斯對於怎樣詮釋保羅又有另一番見解，見於他廣受討論的《保羅與巴勒斯坦猶太信仰》一書。桑德斯主張把猶太信仰和保羅的基督教信仰徹底分家，認為保羅的基督教是個不同的宗教，和猶太教對立。一言以蔽之，桑德斯認為保羅從猶太教「改信」了基督教<sup>12</sup>。

此外還有巴爾從另一個角度加入「是雅典還是耶路撒冷」的辯論。他主要用語言學的角度。他寫了《聖經語言的語義學》這本有分量而惹起爭議的著作。書中認為，不能夠由一種文化（例如希臘或希伯來文化）的語言詞彙、語法和句式追溯出該文化的基本特徵<sup>13</sup>。他挑戰這範疇的一些著作和理論，例如伯曼的《希伯來與希臘思想比較》，以及由基特爾和費德烈編修、廣受推崇的多冊巨著《新約神學詞典》<sup>14</sup>。巴爾認為詞語無法表達概念，不能輕易地說語言和思想模式有相互關係。

---

Press, 1985)；及 David Flusser, *Judaism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88)。

9 見 Samuel Sandmel, *Judaism and Christian Beginn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並參我對森德邁此書的評論：*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42/2 (Spring, 1979): 443-48。

10 譯註：「猶太信仰」譯自 Judaism，這個詞最少有三重意思。一是最廣義的，如作者在第二章所說，指猶太人的信仰及文化，這時候我們譯作「猶太信仰文化」。二是狹義一點的，指舊約至新約時期猶太人的耶和華信仰，不論是不是相信耶穌基督，這時候我們譯作「猶太信仰」。三是最狹義的，指新約時期之後相信耶和華而不相信耶穌基督的猶太人宗教，我們譯作「猶太教」。

11 W. D. Davies, *Paul and Rabbinic Judaism*, 4th ed.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pp. 1, 16.

12 E. P. Sanders,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7).

13 見 James Barr, *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4 對於這兩部著作，巴爾引用早期的德文版，後來有英譯本：Thorleif Boman, *Hebrew Thought Compared with Greek*, trans. Jules L. Moreau (rep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70)；參

他據此貶低語文詞典和神學詞典的價值。簡單來說，在巴爾心目中，「希臘和希伯來的人生觀各有不同」這個論點很可疑，甚至是站不住腳的。

巴爾的一些見解很有用處，對聖經學術界貢獻良多。那主要是關於一些語言學方法的使用，例如尋找詞源。巴爾正確地指出，詞根的意思不一定是同根詞意思的一部分。他另一樣好處是重視語言規律、上下文分析，並且強調要研究較大的語言單位。不過，巴爾的整體立場不能使人信服。他不認同希臘和希伯來的思想方式有任何分別，這就表明他沒有充分考慮語言外的因素，例如歷史、文化、社會及心理背景，而兩種思想是在這些背景裏出現的。此外，依照他的觀念，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彷彿不會有重大損失。可是這值得商榷，因為詞語在本身的語言裏可能有特定的文化發展和歷史發展。例如，我們可以預期，猶太讀者讀到希臘詞語 *nómos* 「律法」時，這詞語背後的希伯來概念能夠立即傳進他們腦海（理解為指 *torah* 「教導」）；然而，說希臘語的讀者開始時大概對同一個詞（*nómos*）有另一種理解（理解為指希臘文化裏這個詞慣有的意思）。巴爾帶出希臘和希伯來思想比較的問題，這牽涉更廣的範圍，本書稍後幾章會進一步討論其中一些方面<sup>15</sup>。

關於以上的討論，我們須得注意，有些學者過分誇大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對立<sup>16</sup>，尤其是談到保羅著作的時候。其實我們可見，保羅的著作既跟猶太信仰一脈相承，也有所不同。不過我們得小心定義這「不同」是指甚麼。我們當然承認保羅用希臘語幫助溝通（例如他經常引用《七十士譯本》，即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本），也運用一些文章風格方面的技巧（例如希臘式的修辭手法和希臘文短句），

---

托利弗·伯曼著，《希伯來與希臘思想比較》，吳勇立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The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ed.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10 vol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4-76)。

15 以上許多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和分析，見 David Hill, *Greek Words and Hebrew Mean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尤其頁 1-22、294-300；並見 Moises Silva, *Biblical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3)。

16 有一本著作指出了這個不平衡：Robert Martin-Achard, *An Approach to the Old Testament*, trans. J. C. G. Greig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65), p.46。



藉此用聽眾能理解的方式表達內容<sup>17</sup>。但是有些人說，保羅跟猶太信仰的不同是根源的不同，保羅宗教思想的根源是希臘文化的異教信仰。有個挺普遍的立場認為，初期基督信仰是混合的信仰，其基本信念借自希臘哲學或宗教；不過學者已經搜集到很多材料去反駁這個立場<sup>18</sup>。雖然從前很多人相信保羅的著作有受到柏拉圖主義影響的痕跡，但是這個觀念今天確實已經受到有力的證據挑戰。總括來說，如果有任何理論說保羅的神學主要源於希臘文化、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或一些神秘宗教，現代基督徒就有很強的理由去質疑。

保羅認同猶太人的妥拉<sup>19</sup>傳統是好的，我們會在下一章詳談。保羅的確「認為，基督徒的人生應該以猶太信仰的人生為藍本；他認為基督徒的人生並非和猶太信仰對立，而是猶太信仰的圓滿綻放」<sup>20</sup>。這意味著，保羅這個住在以色列地之外的猶太散僑深深扎根於希伯來聖經和拉比式思想。保羅以身為猶太人為榮（林後 11:22），說自己「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是法利賽人」（腓 3:5）。上帝傳遞「祂的話語和思想是藉希伯來人的腦袋，儘管他們嘴裏說的、手下寫的是希臘語文」<sup>21</sup>；古代以色列人和保羅都是傳遞上帝話語的希伯來人。

如果要正確解釋保羅的教導，就必須理解他的背景和寫作時的環境；其實這也是正確解釋全本聖經的原則。斯坦達說得很有智慧：「聖經研究、甚至聖經神學的任務是形容，要按照文本出現時期的各種前設，重現和述說文本對作者本人和同時代的人有甚麼意思。」<sup>22</sup> 保羅用希臘文寫作，這是那個時代的共通語。然而他的內在精神世界主要承襲他的希伯來傳統，他吸收的材料源自耶路撒冷。所以，保羅

---

17 Davies, *Paul and Rabbinic Judaism*, pp. xxiii, xxiv.

18 例如見這本書的論據：Ronald H. Nash, *Christianity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尤其留意頁 57-65、81-112、263-70。

19 譯註：Torah，狹義指摩西五經，廣義指舊約聖經，甚至泛指上帝的教訓。

20 Davies, *Paul and Rabbinic Judaism*, p. xxx.

21 Claude Tresmontant, *A Study of Hebrew Thought*, trans. M. F. Gibson (New York: Desclee Co., 1960), p. x.

22 Krister Stendahl, "Implications of Form-Criticism fo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77 (1958): 38。參 David Hill, *Greek Words and Hebrew Meanings*, p. 22。

神學的核心本質上是希伯來思想，儘管在書信裏披上希臘詞語的外衣。這就是大數猶太學者保羅的屬靈思維模式。偉大的猶太神學家赫舍爾說得對：「在地理和歷史上，耶路撒冷和雅典、先知的時代和伯里克利<sup>23</sup>的時代相距不遠，精神上的距離卻簡直不可以道里計。」<sup>24</sup>

那麼我們回到原本的問題：「是雅典還是耶路撒冷？」不只保羅著作，還有全本聖經，主要的文化背景都是希伯來人的閃族世界。上帝話語的眾作者幾乎全部是猶太人，他們對人生和世界的觀念都有強烈的希伯來本色。我們要正確解釋聖經，就必須調整自己去領略古代近東的希伯來背景。因此，為了掌握聖經對現實的看法，我們主要該看的不是雅典，而是耶路撒冷。這是因為，先知和使徒的這本著作，寫作形式和方針都毫無疑問是希伯來式的。扼要地說來：「舊約聖經是新約聖經的基礎。新約的信息屬於希伯來傳統，不屬於希臘傳統。指導我們走向基督的老師，是摩西和眾先知，不是柏拉圖和柏拉圖學園的思想家。」<sup>25</sup>

這個背景對於怎樣培育基督徒的思維，影響深遠。這驅使我們醒覺到，在希臘文新約的大部分內容裏，神學詞彙和慣用語背後是徹頭徹尾的希伯來觀念。傅特曼肯定新約思想以希伯來事物為基礎，說：「聖經宗教千百年來都使用希伯來語，所以聖經宗教的思想模式已經牢牢凝固在希伯來語言裏面了。……聖經宗教的語言是希伯來語，死海古卷正表明這點；不只主前第一世紀各猶太信仰教派是這樣，主後第一世紀的新約聖經基督教也是這樣。」<sup>26</sup> 新約聖經本身就有很強的證據證明基督教的根源是希伯來文化。保羅說：「外邦人跟以色列同為後嗣，是同一個身體上

---

23 譯註：Pericles，主前約495-29年，雅典政治家。

24 Abraham J. Heschel, *God in Search of M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55), p. 15；參海舍爾著，《見人的上帝：猶太教哲學》，郭鵬、吳正選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頁14-15。

25 Norman H. Snaith, *The Distinctive Ideas of the Old Testa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4), p.159.

26 David Noel Freedman, "The Scrolls and the New Testament,"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78 (1959): 331。參James Barr,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pp.18-19。

的肢體。」(弗3:6下)<sup>27</sup> 外邦人這就有了一段新的歷史，以色列的歷史現在也是外邦人的歷史了。哥林多教會主要由外邦人組成，保羅寫信給他們時說古代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哥林多人的祖先：「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林前10:1) 所以在初期教會裏，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宣稱跟古時的希伯來人有同一位屬靈祖先。

## 聖經的世界

聖經學者兼神學家奈特曾經說：「上帝既然揀選了以色列，就也選擇了使用希伯來語言。我們如果接受這個明顯的事實，就必須繼而接受更多。希伯來人對天上地上的大部分事物都有本身獨特的思考方式。」<sup>28</sup> 現在我們大致同意這句話，不過要強調「大部分」這幾個字。希伯來人對人生的大部分範疇確實有與眾不同的看法，但不是對所有範疇都是這樣。雖然上帝呼召希伯來人過一種跟世上其他人不同的生活，他們卻仍然實在是世界的一分子。他們同有人類的經歷。希伯來人也有很多跟其他古代民族相同的制度、文化習俗、實用的日常生活模式、生活智慧。總括來說，當時的希伯來人在地中海東部數個毗鄰的文化區裏面生活、遷移，參與其中，跟鄰近的各個民族一起。

看幾個簡單的例子會很有幫助。在希伯來人使用割禮的儀式之前，埃及人已經行割禮。在文學方面，舊約聖經的智慧文學似乎借鑑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相同體裁的詩歌。上帝藉摩西設立獻動物為祭的禮儀，由祭司執行，而迦南人在應許地獻動物為祭比這事還早。摩西律法——尤其申命記——的結構，受以色列北鄰赫人宗主權條約的一些格式直接影響。希伯來人用了一個腓尼基族建築師來設計所羅門的聖殿(王上7:13)，那是推羅的戶蘭(或希蘭)。來自烏加列的迦南語文

---

27 按作者的引文翻譯。

28 G. A. F. Knight, *A Biblical Approach to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Occasional Papers*, no. 1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53), p. 6。並參 Barr,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pp. 8-20。



材料，對我們理解許多詩篇有必要的幫助。在新約聖經，我們看出保羅熟悉一些非猶太著作。他在雅典跟伊壁鳩魯派和斯多亞派哲學家辯論，他們似乎樂意一聽，等他談到復活才失去興趣（徒17:16-33）。提多書一章12節，保羅引用伊壁孟德（Epimenides）的話，他是信異教的克里特島詩人。這些例子很有代表性，顯示古代世界的多個民族在幾個不同層次上有跨文化的互相影響或借用。在這個分享文化的開放環境裏，希伯來人也是一員。

不過，在借用的事情上，希伯來人跟鄰族卻有個重大分別：希伯來信仰扎根於上帝的啟示，不是各種異教。借助其他民族或有所借用，不一定表示苟同他們；最重要的是借用或使用外族材料時背後的用意。亞倫造金牛犢，這是從埃及人借來的概念，希伯來年曆的一些月份名稱也顯然借自巴比倫人，然而使用兩者的用意有天壤之別。此外，希伯來人的借用並非同化或混合，並非讓種種觀念隨機雜交，不分青紅皂白。相反，他們雖然有跨文化交流，卻用自己的模子重新鑄造借來的做法和概念，這是很獨特的。用這模子鑄造，往往就打破異教神話，例如詩篇六十八篇4節，大衛宣告「那駕雲的」<sup>29</sup>是以色列的上帝，不是迦南神話所說的巴力。就是這樣，希伯來人把所有思想、把人生的每個方面，不管從哪裏取來，都放在約的責任裏面和底下，放在這個完全是有神論的框架裏面，彷彿為這些東西施浸，歸入耶和華信仰。也許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理解保羅怎樣使用當時的口述傳統、流行的拉比概念，以及希伯來聖經；這些都受浸「歸入基督」了<sup>30</sup>。

前幾段，我們指出聖經的世界包含多種文化和民族。要理解聖經經文的一些方面，希臘、羅馬、迦南、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文化背景都不可或缺。靠著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知道在千百年的聖經歷史裏，猶太人活在這許多文明裏面，跟他們毗鄰而居。聖經以偉大而奧妙的方式，用人的詞語說出上帝的聲音；上帝的聲音是祂的默示，而人的言語受文化塑造，因此我們絕對有必要了解聖經世界的各個民族和宗教。就舉幾個例子吧：假如不進入列祖的美索不達米亞世界、出埃及記的埃及世

---

29 《和修》註釋。

30 參 Davies, *Paul and Rabbinic Judaism*, p. 16。

界、但以理的巴比倫世界、以斯帖的波斯世界，我們就不能知道希伯來人跟各個鄰族有甚麼共同的經歷和不同的經歷，而兩者都對釋經的過程重要無比。

不過我們得重提這部分開頭的重點。雖然這種種古代文化影響上帝選民的歷史，我們卻切勿忘記，一眾聖經作者是猶太人，他們的確有「獨特的思考方式」。他們因為屬於以色列宗教世界，所以主要反映希伯來式的人生觀，這是他們的基礎。周圍的大環境很多時候由異教主導，但是希伯來人要負責把上帝的妥拉帶給世界，這個身分使他們跟一眾鄰族有清晰的區別。他們是一個信仰群體，向他們的救贖主負責，祂曾呼召他們過聖潔的生活，分別出來歸給祂，所以他們的生活方式自然跟周圍的多神教文化有所不同。不論在衣著樣式、飲食習慣、敬拜方式和道德價值觀，希伯來人都顯出是上帝的「特殊產業」<sup>31</sup>，是活生生的「祭司國度」(出19:5-6)。

這就是以色列信仰獨一無二的地方了。周圍的環境往往對他們不利，然而他們對上帝有理解，理解祂跟自己生命和生活的關係，理解祂跟整體歷史的關係，這些理解使他們感到做人有意義，支持他們。有句話準確概括了這個事實有多重要：「地理上，希伯來人身處古代中東，在他們悠久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身處較強的國家主權底下。然而出人意表的是，那些民族之中惟一成功維持自己的文化，歷千百年而不衰的，就是他們。維持他們的主要是獨特的宗教，這使他們有能力抵禦那些可以同化或瓦解民族的力量。那些力量本來很可能使他們不再成其民族，把他們從歷史舞台上徹底除掉。」<sup>32</sup>

## 橄欖樹根和樹枝

到現在為止，我們強調了這個主要論點：聖經所顯示的世界觀，本質上是希伯來的世界觀。其實，對最早的教會來說，「用基督教的方式」思想，就等於用希伯

---

31 《思》。

32 Eugene G. Bewkes, et al., *The Western Heritage of Faith and Reason*, ed. J. Calvin Keen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p. 4.



來的方式思想。新約聖經許多部分的底層結構和母體是希伯來文化，這實在毫不稀奇。畢竟耶穌是個猶太人，不是外邦基督徒。祂的教導和祂跟隨者的教導，都流露清楚獨特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新約聖經裏找得到的證據非常清晰地證明，希伯來文化和語言生出和養育基督教信仰，正如母親生出和養育孩子。

在羅馬書九至十一章，保羅討論上帝的計劃裏猶太人外邦人的現在和未來。他強調因信稱義，而不是靠律法的行為稱義，這使一些學者倡言，保羅認為上帝已經永遠棄絕了猶太人和妥拉。可是使徒自己說：「絕對沒有！」（羅 11:1）斯坦達正確地指出：「羅馬書九至十一章不是一至八章的附筆，而是整封書信的高潮所在。」<sup>33</sup>

在羅馬書十一章，保羅告誡那些相信了的外邦人不可「誇口」（11:18）「自高」（11:20）。他們只是野橄欖樹的樹枝，被嫁接到那棵橄欖樹上（就是以色列，11:24），他們得以「同享橄欖根的肥汁」（11:17）全是上帝的恩惠。保羅用舊約聖經裏廣為人知的農事意象，比喻以色列（樹）和外邦人（接駁的樹枝）合一。這個比喻徹頭徹尾關於希伯來人。耶利米談到以色列說：「從前耶和華給你起名叫青橄欖樹，又華美又結好果子。」（耶 11:16）何西阿也論以色列說：「他的榮華如橄欖樹。」（何 14:6）大衛有句話指自己，說：「我就像上帝殿中的青橄欖樹。」（詩 52:8）生機勃勃的橄欖樹是個象徵，保羅用來說明：有信心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命運已經緊緊相連，不可分割。因此，教會穩穩種在希伯來土壤裏，藉著跟以色列的關係才找得到自己的真正身分。教會受這個關係餵養、維持、支撐。

橄欖樹的意象美妙地描繪了猶太人和外邦人的關係，現在我們得深入探討意象的背景和性質。在新約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大眾都熟悉橄欖樹。到今天，世上最大的橄欖種植國仍然是意大利，可見由聖經時代至今，橄欖在羅馬的經濟裏都舉足輕重。這樣，使徒寫信給羅馬教會時用橄欖樹為喻就不足為奇了。橄欖樹樹幹有木瘤，葉子柔軟、灰綠色，對西方人來說並不特別漂亮。然而東方人覺得橄欖樹相當優美，歷世歷代皆表欣賞。因此，保羅這個有羅馬公民身分（徒 22:25）的猶太人為甚麼選擇橄欖樹來說明一個核心的神學論點，就顯而易見了。他給羅馬教會的這

---

<sup>33</sup> Krister Stendahl, *Paul Among Jews and Gentil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6), p. 85.

封信，讀者多是住在羅馬的猶太人，在聖經和日常生活裏都經常接觸橄欖樹。

至於今天，大部分活在北美或西歐一些地方的人遠遠沒有那麼熟悉聖經時代這種特別的樹。因此我們要介紹一下這樹的特質。橄欖樹以活得長久著稱，比大部分果樹長壽。今天，橄欖山的客西馬尼園有橄欖林（「客西馬尼」的意思是「榨橄欖的地方」），許多株都有好幾百歲，使人歎為觀止。摩西說迦南是「有橄欖油的地」（申8:8）<sup>34</sup>，果然不錯。橄欖樹根（參羅11:18）異常堅固，雖然當地土壤多石，氣候乾熱，還是生長得很好。非常老的橄欖樹往往有嫩枝環繞根部長出來；詩人說兒女「像橄欖栽子（嫩枝）」環繞家中的桌子（詩128:3），無疑是受這個情景啟發的。

還有一點能幫助我們領略保羅的這個神學比喻。橄欖樹以多結果實而常受讚美。這樹通常連續結果實幾百年。橄欖肉厚多汁，古人用來食用或榨橄欖油。早在所羅門時代，橄欖油已經是一種主要的財富來源（見王上5:11；代下2:10），那大約是保羅的時代一千年前。橄欖油也用於煮食、點燈、膏抹儀式和治病。橄欖木可以做建築材料，所羅門的聖殿也用上了（王上6:23-33）。今天伯利恆依然有橄欖木雕刻工場和商店，每週吸引極多旅客到訪。

## 嫁接到以色列身上

知道了這些背景，明白了橄欖樹的重要，現在再看保羅這個橄欖樹根和樹枝的比喻吧。我們會探討保羅這教導的重要細節，看看這些細節今天對我們的意義和影響。首先，保羅形容外邦人為野橄欖樹的一些樹枝，被嫁接到一棵種出來的橄欖樹上（羅11:17、24）。在另一處，保羅說外邦人是「沒受割禮的」、「在以色列國民以外」<sup>35</sup>、「在所應許的約上是局外人」、「沒有指望」、「遠離上帝」（見弗2:11-13）。他的措辭表達了上帝對外邦人的憐憫，極為清晰。他們從前信奉異教，拜偶像（林前12:2），本身沒甚麼優點。相反，做猶太人有優勝之處，因為「上帝的聖

---

<sup>34</sup> 按作者的引文翻譯。

<sup>35</sup> 《和》。

言交託給猶太人」(羅3:2)<sup>36</sup>。這裏描述的接枝很不尋常：拿野生樹木的枝子嫁接到培植出來的優質樹木上，使兩者緊密結合。這強調了，沒價值、沒有可誇之處的人，突然藉這個新聯繫有了價值。這說明了，本來在救恩歷史以外的人，上帝對他們施恩，這恩典非常奇妙。外邦人只是「因了信心才立得住」(羅11:20)<sup>37</sup>，說不上有甚麼做人的功德或卓越之處，現在卻藉猶太民族，注入了完全的生命和力量。

第二，我們要弄清楚橄欖樹根是誰(羅11:16-18)。有人說這根代表彌賽亞或彌賽亞的運動，可是這觀點把「耶西的根」(賽11:1；並參53:2)或「大衛的根」(啟5:5)和「橄欖樹的根」混淆在一塊了<sup>38</sup>。上下文所支持的結論是，橄欖樹根代表那幾位祖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猶太人那幾位有信心的祖先、上帝第一班子民的堅強奠基者。是他們的信心耐久長存，多少年來從不腐化，堅韌不拔。上帝應許過，有一天，救恩和福氣會藉著這班充滿信心、深深扎根的猶太人，藉著這條管道臨到外邦人(見創12:3)。在保羅的時代，那個日子已經完全來臨。外邦人現在被嫁接到以色列身上；以色列就是那些奧秘的餘民，他們愛上帝，順服上帝，跟永活的上帝同行。

第三要注意，根部承托新接上的樹枝(羅11:18)。保羅在這裏用的希臘詞語是 *bastázō*，意思是「擔」、「拿」、「舉起」、「承托」。在新約聖經其他地方，這詞用來指人擔重擔(太20:12)和牲口馱人(啟17:7)。在路加福音十一章27節指女人的胎懷著孩子，意味著給予養分、支持生命、讓人賴以生存。甚至，如果詳究 *bastázō* 在各處出現時的上下文，就會發覺這個動詞「意味著恆常順服的態度」<sup>39</sup>。

---

36 《NET》。

37 《呂》。

38 有篇文章詳論這些說法的分別：David Bivin, "The Identity of the Root of the Olive Tree in Romans 1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erusalem: Jerusalem School for the Study of the Synoptic Gospels, 1987)。注意，有些教父，還有近代的巴特，都把這根解釋為基督(見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et al.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7], 2/2:285-87)。

39 F. Büchsel,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4), 1:596.



這層含意暗示了，外邦信徒對於自己在上帝家裏的位置，應該有甚麼心態。以色列是橄欖樹根，飽含養分，牢牢承托外邦人，因此外邦人沒有理由驕傲自高，以為能自給自足（羅11:20）。他們得救、他們的屬靈存在，都倚賴猶太人。丹·約翰遜有力地指出這個關係：「由保羅的時代到現在，教會傾向認為自己的存在獨立於以色列之外。……其實從保羅看來，任何教會如果獨立於以色列而存在，就不再是教會，不再是上帝拯救計劃的一部分，根本變成另一個宗教群體了。」<sup>40</sup>

橄欖樹枝長期象徵平安或和平（參創 8:11）。既諷刺又可悲的是，雖然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用比喻形容猶太人和外邦人合一，在歷史上兩班人的關係卻正好相反。保羅告誡教會要心存敬意、「戰戰兢兢」（羅 11:20），教會卻從來沒有認真地理會他這句話。正如前文指出，上帝純粹因著恩典憐憫，才把外邦世界跟以色列連接起來，像橄欖樹枝和樹根；以色列就是上帝古來立約之民裏有信心的人。可是早在第二世紀中期，教會已經強說自己是這橄欖樹，把這位置據為己有<sup>41</sup>；我們稍後會細看。第三到七章會討論教會怎樣傲慢地搶奪這個位置，之後怎樣切斷和猶太根源的聯繫，也會論及反猶太主義的漫長歷史。

跟羅馬教會一樣，我們這些外族人必須不斷受提醒：這棵橄欖樹的「肥汁」（11:17）並不源自我們，我們也沒有承托樹根。保羅說情況剛好相反。以色列是那「托著你的根」（11:18）。可以說，一個外邦人如果要跟上帝有正確的關係，就必須謙卑地接受一本猶太人的書，理解這本書，相信一位猶太裔的主，被嫁接到猶太民族身上，歸屬共同的祖先，藉此變得像他們。

這開首一章試圖說明，希伯來思想應該是教會群體生命的背景。結束之前，我們必須回到保羅樹根樹枝這個入木三分的比喻。這個形像生動的意象使每個基督徒不得不反省，回應赫舍爾的質問：「教會要面對的重大問題是要決定，到底要到猶太信仰裏面尋根，看自己為猶太信仰的延伸，還是要到異教的希臘文化裏面尋根，

40 Dan G. Johnson,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Romans 11,"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46 (1984): 100.

41 Peter Richardson, *Israel in the Apostolic Chu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9-14.

認為自己跟猶太信仰對立。」<sup>42</sup> 歸根結柢，最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曾經不是祂的子民，成為祂的子民全靠祂的恩典，他們卻從古就是祂的子民；他們是不是沒有任何東西是我們應該學習的？」<sup>43</sup>



---

42 Abraham J. Heschel, *The Insecurity of Freedo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pp. 169-70.  
43 William S. LaSor, "The Messiah: An Evangelical Christian View," in *Evangelicals and Jews in Conversation*, ed. Marc H. Tanenbaum, Marvin R. Wilson, and A. James Rudi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8), p. 93.



## 研習問題

1. 新約聖經第一節(太1:1)把哪兩個舊約人物連於耶穌的猶太家譜?你認為馬太福音的作者為甚麼把這兩個名字放在祖先名單的開頭?
2. 「閃族人」這個稱呼來自哪個聖經人物?
3. 聖經裏第一個叫作「希伯來人」的人是誰?
4. 每個基督徒的屬靈根源都是亞伯拉罕。加拉太書三章29節怎樣解釋這個親屬關係?
5. 請簡單說明希臘文化是甚麼。請多查一些參考書,看看為甚麼希臘文化那麼快就傳遍地中海世界。
6. 關於保羅的基督教信仰跟猶太信仰的關係,桑德斯跟戴維斯的理解有甚麼不同?
7. 對於「是雅典還是耶路撒冷」的討論,巴爾有甚麼貢獻?請討論並評價他的立場。
8. 有一個挺普遍的立場是,保羅神學主要扎根於非猶太的異教宗教思想。那些人聲稱保羅的宗教不源於希伯來文化,他們一般認為他的神學出自哪些來源?請提出三個。
9. 在新約聖經裏,誰說自己「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是法利賽人」?
10. 請說明甚麼是「共通語」。新約時期的共通語是甚麼?這怎樣影響第一世紀的猶太群體?
11. 赫舍爾說:「在地理和歷史上,耶路撒冷和雅典、先知的時代和伯里克利的時代相距不遠,精神上的距離卻簡直不可以道里計。」試討論之。
12. 以弗所書三章6節和哥林多前書十章1節等經文,讓我們看見初期教會裏面的外邦人怎樣理解自己的歷史?
13. 聖經顯示,希伯來民族和各個鄰族有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借用,請舉五、六個例子。

14. 希伯來人向其他文化有所借用，他們借用的方式跟其他古民族的借用方式有甚麼分別？這一點怎麼影響我們理解「聖經由上帝默示」的這個事實和聖經的權威？
15. 大衛宣告以色列的上帝「駕雲」（詩 68:4，見《和修》註釋），為甚麼他這就是在打破異教神話？
16. 耶穌不是基督徒。請表明你同意還是不同意這句話，並討論之。
17. 斯坦達認為，保羅羅馬書的高潮在哪裏？
18. 耶利米和何西阿怎樣幫助我們明白保羅為甚麼在羅馬書用橄欖樹作比喻？
19. 在聖經時代，為甚麼橄欖樹很有價值？
20. 在羅馬書十一章保羅的比喻裏，野橄欖樹枝代表甚麼？
21. 上帝把外邦人「嫁接」到以色列民族身上；從保羅看來，這為甚麼表明上帝的憐憫和恩典？
22. 羅馬書十一章裏的橄欖樹根，歷來主要有哪兩種解釋？看來哪一種正確？試討論之。
23. 詳述動詞 *bastázō* 的意思，說明羅馬書十一章18節用這個詞意味著外邦人跟猶太人有怎樣的關係。
24. 丹·約翰遜下結論說：「其實從保羅看來，任何教會如果獨立於以色列而存在，就不再是教會，不再是上帝拯救計劃的一部分，根本變成另一個宗教群體了。」試討論之。
25. 「一個外邦人如果要跟上帝有正確的關係，就必須謙卑地接受一本猶太人的書，理解這本書，相信一位猶太裔的主，被嫁接到猶太民族身上，藉此變得像他們。」你同意嗎？試討論之。
26. 赫舍爾說，教會要決定的重大問題是到底要到哪裏尋根。他為今天的教會提出哪兩個選擇？

# ©2017 by 夏達華研道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基督徒之父是亞伯拉罕：反思根源 重建信仰（中譯本第二版）

作者：馬文·韋爾森

譯者：林梓鳳

責任編輯：呂少香

版式設計：溫皓嘉

顧問：黃德光

出版發行：夏達華研道中心 HaDavar Yeshiva (For the Nations)

香港新界粉嶺崇謙堂村5A

電話：(852) 6208 2693

電郵：enquiry@hadavar.info

網址：new.hadavar.org.hk

出版日期：2010年5月初版，2016年4月第二版 香港

國際書號：978-988-18854-1-8

© 恆道傳職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Our Father Abraham: Jewish Roo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By Marvin R. Wils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140 Oak Industrial Dr. NE

Grand Rapids, Michigan 4950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enter for Judaic-Christian Studies

P. O. Box 750815

Dayton, Ohio 4547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pyright ©1989 by Marvin R. Wilson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Diakonia Logos Limited

5A, Shung Him Tong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 (852) 6208 2693

E-mail : enquiry@hadavar.info

Website : new.hadavar.org.hk

First Edition, May 2010, Second Edition, April 2016, Hong Kong

ISBN : 978-988-18854-1-8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除特別註明外，本書所有舊約經文均引自《聖經——新標點和合本（上帝版）》，版權屬於香港聖經公會，蒙允准使用；所有新約經文均引自《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上帝版）》，版權屬於香港聖經公會，蒙允准使用。

凡註以《NET》的經文均引自《Chinese NET》，版權屬於Cross Culture Exchange Center，蒙允准使用。

凡註以《呂》的經文均引自《聖經——呂振中譯本》，版權屬於香港聖經公會，蒙允准使用。

凡註以《思》的經文均引自《思高聖經》，版權屬於香港思高聖經學會，蒙允准使用。

凡註以《現修》的經文均引自《聖經——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版權屬於香港聖經公會，蒙允准使用。

凡註以《新》的經文均引自《聖經新譯本》，版權屬於環球聖經公會，蒙允准使用。

凡註以《簡》的經文均引自《簡明聖經》，即 *The Holy Bible: A Dynamic Chinese Translation*，copyright©2007。版權屬於凸桑中文聖經協會（www.tucsonchinesebible.org），蒙允准使用。



©2017 by 夏達華研道中心

這本書並不會像一般典型的學術著作那樣很快就無人問津，而會歷久不衰。成功教會會覺醒到自己藉著彌賽亞而擁有希伯來傳統，成為這方面的經典之作。

猶太文化與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席  
德懷特·普賴爾

**Dwight A. Pryor**, Center for Judaic-Christian Studies

這本書目標遠大，內容全面。基督徒兩千年來誤解猶太人，錯解我們自己的根源，而韋爾森現在擲下一張神學挑戰書，邀請所有種類的基督徒改革這些思想。《基督徒之父是亞伯拉罕》並沒有表示自己就是這場對話的最後定論，然而的確打響了有力的第一炮！

美國維真神學院榮譽教授 艾默丁

**Carl E. Armerding**, Emeritus Professor,  
Regent College

教會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家人，這對今日的教會來說有甚麼意思，本書闡釋得十分出色。……使人耳目一新，茅塞頓開。

耶穌會修士哈靈頓，載於《宗教期刊》

**Daniel J. Harrington, S.J.**, in *Journal of Religion*

《基督徒之父是亞伯拉罕》成績斐然，使人爭相讀賞！韋爾森的這本大作推進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正面交流，開創了全新的局面。書中流露他的精深學養，又結合許多實際建議，幫助教會和會堂、基督徒和猶太人建立嶄新的關係。

美國猶太委員會 呂定拉比

**Rabbi A. James Rudin**,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關於耶穌猶太人身分的討論，長期囿於學術界之內，亟待推廣出去。福音書的猶太根源對今日的教會具有實際意義，卻只有很少學者有興趣或能力為教會解說分明。韋爾森終於填補了這個缺口。而效果簡直是革命性的。這是第一次有人讓普羅信眾明白，耶穌的猶太人特質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有甚麼意義。

《從耶路撒冷看》

*Jerusalem Perspective*

成績非凡，有力地呼籲整個外邦基督徒群體去重新評價猶太信仰；我們永遠受惠於這個偉大的信仰。

《基督徒學者評論》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HK\$170

ISBN 988188541-8



9 789881 188541 8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a Davar Yeshiva  
(For the Nations)  
夏達華研道中心  
Diakonia Logos Limited  
new.hadavar.org.hk